

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 与区域差异研究

温 涛,田纪华,王小华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6)

摘 要: 本文基于 2004 - 2010 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其分项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虽然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占比远远低于其他各项收入,但其边际消费支出倾向却最大,而转移性收入则主要影响农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需求。(2)从各地区看,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民的各项收入与各项消费的相关性和影响力均存在显著差异;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心理账户”现象更加明显。据此,本文认为,在保障农民持续增收同时,要尽快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而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引导消费结构升级的侧重点也应因时因地而异,切勿全国上下实行“一刀切”的政策。

关键词: 农民消费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区域消费差异

中图分类号: F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9753(2013) 03 - 0042 - 11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on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WEN Tao ,TIAN Ji - hua ,WANG Xiao - hu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04 - 2010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dos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local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the farmers incom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various consumption strength ,family income is still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umer spending; Although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roperty income in the farmers' income is far less than the income in other perspective ,but the marg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tendency is the largest ,and metastatic income main influences farmers' consumption demand of basic necessities. (2) from the areal perspective ,the farmers income and the consumption correlation and influence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in the three regions of east ,central and west; Compared with the eastern regio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farmers ,the “psychological account” phenomenon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ong with ensuring sustained increase in rural incomes ,we should increase the property income and metastatic income in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revenue as soon as pos-

收稿日期: 2012 - 09 - 11 修回日期: 2012 - 11 - 10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973100)、重庆市教委科技项目(KJ080102)、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662)、科技部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2012GXS1D004) 资助。

作者简介: 温涛(1975 -) 男,重庆市北碚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农村金融与财政。

sible , and the emphasis on optimizing the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guiding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should also be improved , not the whole country implement “one size fits all” policy.

Key words: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regional consumption differences

一、引言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保障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 ,成为近年来政府应对危机和稳定经济的重要举措。然而现实情况表明 ,我国仍然面临着整体消费率逐渐下滑、城乡与地区消费率差异不断扩大、政府消费支出占比不断增加和居民消费支出占比逐渐降低的多重困境。从国家层面上看(中美消费率详细变化如表 1 所示) 2000 - 2010 年间 ,我国整体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美国 ,而且两者的变化态势也显著不同。其中 ,美国的消费率一直保持在 83% - 87% 之间 ,而我国的消费率则从 62.3% 持续下跌至 47.4% ,居民消费率则从 46.4% 跌至 34.2%^①。从地区层面上看 ,除个别省市的居民消费率出现小幅攀升外 ,2000 - 2010 年近半数省市的居民消费率下滑超过 10 个百分点 ,其中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下滑幅度甚至超过 17 个百分点 ,且各地区居民消费率的两极差距也在不断扩大^②。从最终消费支出构成看 (详细变化如图 1 所示) ,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从 1978 年的 78.6% 下降到了 2010 年的 71.3% ,而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却在一直上升。从城乡居民消费层面来看(详细变化如图 2 所示) ,城镇居民消费占比一直不断上升 ,相反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却从 62.1% (1978 年) 下降至 23.2% (2010

年) 。从居民消费结构方面看 ,2002 年以来 ,居住、交通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导力量 ,与汽车、住房相关的产品销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超过 50% ,而我国汽车消费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 ,与居住改善的空间都非常广阔(张立群 2012) 。但是 ,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 ,特别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异。2010 年 ,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高达 3.23:1。相应地 ,虽然 2006 - 2010 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但截止 2010 年两者差距仍然高达 5.4%。这不仅体现了农村居民消费层次低于城镇居民 ,而且呈现延长的趋势 ,并不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和扩大内需的紧迫任务。而在制约消费的众多因素中 ,收入是决定因素 ,不仅影响农村居民的总体生活消费水平 ,而且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在当前或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收入潜力而言 ,我国向上提升消费的空间十分广阔 ,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如何刺激拥有 7.2 亿农村人口的农村消费市场 ,形成合理的消费市场群体^[1]。因此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结构及其变化不仅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 ,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表 1 中美消费率对比(单位: %)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中国消费率	62.3	61.4	59.6	56.8	54.4	52.9	50.7	49.5	48.4	48.2	47.4
美国消费率	83.4	84.9	86.3	86.5	86.4	86.3	86.2	86.0	85.8	84	84.1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①数据来源于 2001 -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于 2001 -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 2000 年居民消费率最高和最低的省份分别为云南(54.56%) 和浙江(32.43%);2009 年居民消费率最高和最低的省份分别为贵州(48.93%) 和内蒙古(24.00%);2010 年则为贵州(46.40%) 和内蒙古(2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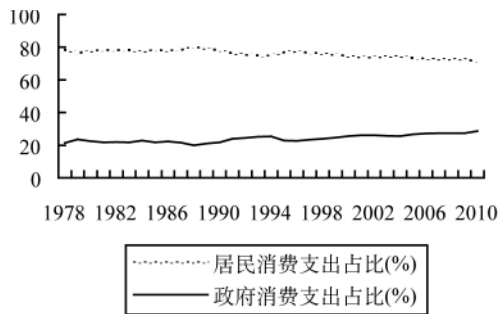


图 1 1978 - 2010 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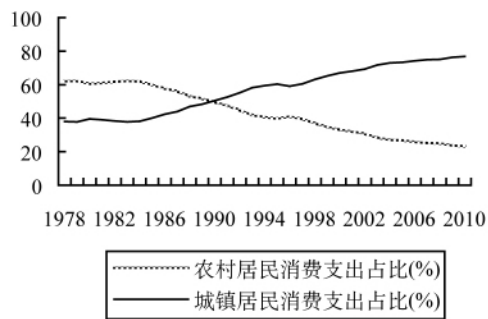


图 2 1978 - 2010 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构成

本文接下来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的选取; 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对于居民消费以及消费结构问题,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西方经济学家对收入与消费及其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 最早可以追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Edward 首次提出了家庭消费结构支出分类法。现代消费理论则起源于 Keynes (1936) 的绝对收入假说^[2]、Duesenberry (1949) 的相对收入假说^[3]、Modigliani and Brumberg (1954) 的生命周期假说^[4]和 Friedman (1957) 的持久收入假说^[5]。后来经由 Hall (1978)^[6]、Dornbusch 和 Fischer (1993)^[7]、Carroll et al. (2006)^[8]对上述理论进行扩展, 并分别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以及缓冲存货储蓄模型, 使理论对实际消费数据的解释能力更强了^①。Hall (1978)^[9]认为消费

的变化不具有可预测性, 个人收入的预期增长与消费的预期增长无关, 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没有影响。然而, Flavin (1981)^[10]则认为人们的消费与其未来预期收入有很强的相关性, 得出消费与滞后的收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并将其称之为消费对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Campell 和 Deaton (1989)^[11]从另一个角度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检验, 他们认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者未来的收入水平是相关的。Zeldes (1989)^[12]通过研究随机波动的收入对消费最优化行为的影响肯定了其对消费决策的影响能力。Carroll (2006)^[13]提出的“缓冲存储”模型是经典研究之一, 并且得出在确定性条件下最优化行为取决于消费者一生的总收入, 而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最优化行为往往随收入曲线同步波动。另外, 不少学者对于消费以及消费结构问题在其他方面也作了一些研究。比如, Chiappori (1988)^[14]首先提出了一个有别于单一决策模型的集体化决策模型, 区分了家庭成员的不同偏好, 并假设家庭成员通过博弈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内部资源配置; Matyas (1992)^[15]在以往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 Pannal Data 模型, 从而使消费结构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 Cherchye et al. (2007)^[16]建立了一个非参数化的家庭集体消费模型, 得出了家庭内部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并得出了拒绝家庭集体理性所需要最小商品和观测值数量; Barnett 和 Brooks (2010)^[17]的研究则表明, 政府的财政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居民的消费及其结构演化。Li et al. (2011)^[18]运用截面数据对中国甘肃省 2007 和 2008 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采用扩展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指出食品支出仍然是农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消费。Chun et al. (2012)^[19]运用河南省 2006 - 2009 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 实证分析指出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其食品支出仍占据消费支出很大一部分比例, 其消费结构仍然不够合理。

国内学者对居民消费以及消费结构问题的研

① 关于各种消费假说, 详见余永定等 (2002, 第 394 - 412 页), 多恩布什、费希尔 (1997, 第 251 - 265 页)。

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关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明显增多,其结论与政策建议也较为丰富。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相关研究,范剑平、刘国艳(2001)^[20]强调如果实行积极的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政策,拓展农民就业空间,扩大增加收入的途径,提高农民收入,农村消费将能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李锐和项海容(2004)^[21]指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水平,但暂时性收入对消费支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李金昌和窦雪霞(2007)^[22]基于协整理论和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民消费与收入关系及其变迁过程和原因。蔡跃洲(2009)^[23]在对我国农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农民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指出当前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国家财政农村救济费支出。王健宇和徐会奇(2010)^[24]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在收入值既定的情况下,收入性质的差异会使农民消费表现出显著不同的消费行为特征。农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相关研究,祁毓(2010)^[25]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对于农民而言,虽然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与家庭经营收入相比,工资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更大;转移性收入增加能够更加显著地影响农民的消费,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葛晓鳞和郭海昕(2010)^[26]以2000年-2006年我国31省市农民收入与消费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回归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住房支出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影响显著;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民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作用明显;转移性收入主要影响农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张秋惠和刘金星(2010)^[27]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

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正处于升级变动之中,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却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林文芳(2011)^[28]对我国县域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纯)收入对居民的各类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对八类消费的作用强度不同。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已经对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的关系做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对农民收入不同构成与农民消费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相关文献却更多地只是从整体层面所进行的分析,少有研究考虑到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构成的显著差异所导致的消费结构异质性,因此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扩张的结构性因素尚未有效揭示。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ELES模型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结构影响的整体效应和区域差异进行深入探索。

三、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一) 模型设定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简称ELES)是经济学家Lunch在美国计量经济学家Stone(1954)^[29]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简称LES)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

ELES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量是由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决定的,而且将人们对于各种商品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非基本需求两部分^①。该系统认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与其收入水平是无关的,而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消费偏好即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到基本需求之外的非基本需求。

① 消费结构可以从多个角度划分,根据满足消费需要的层次分类,可以将消费划分为基本需求消费和非基本需求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中衣食住行我们划分为基本需求消费,家庭设备、服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划分为非基本需求消费。一般而言,生存资料的消费是为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支出的生活费用,是劳动者为了恢复体力和智力的支出,也即基本需求支出。享受资料的消费是满足人们舒适、快乐和安逸的需要的支出。发展资料的消费是指人们为了发展体力和智力的支出。享受性的支出和发展性的支出可以统称为非基本需求支出。

ELES 的基本形式为:

$$C_j = P_j Q_j + \beta_j (Y - \sum_{j=1}^n P_j Q_j) \quad j = 1, 2, 3, \dots, n \quad (1)$$

式(1)中的 P 和 Q 分别代表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和消费量, C_j 表示对第 j 种商品或劳务的总消费量, $P_j Q_j$ 表示对第 j 种商品的基本消费量, β_j 表示第 j 种商品或劳务的边际消费倾向, Y 代表居民可支配收入。式(1)所表示的经济含义是: 人们对某种商品或劳务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两个部分; 在收入和价格水平既定的情况下, 人们优先满足的应该是基本需求, 然后才会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将其剩余的收入部分分配到非基本需求的商品和劳务消费上。

由于居民收入由不同来源的收入构成(本文称之为收入结构), 因此式(1)又可以进一步细化:

$$C_j = P_j Q_j + \beta_j (\alpha_i \sum_{i=1}^n Y_i - \sum_{j=1}^n P_j Q_j) \quad i, j = 1, 2, 3, \dots, n \quad (2)$$

对上式进行变形有:

$$C_j = \alpha_i \beta_j \sum_{i=1}^n Y_i + P_j Q_j - \beta_j \sum_{j=1}^n P_j Q_j \quad i, j = 1, 2, 3, \dots, n \quad (3)$$

把式(3)化简, 即:

$$C_j = \alpha_0 + \beta_i \sum_{i=1}^n Y_i \quad i, j = 1, 2, 3, \dots, n \quad (4)$$

其中:

$$\alpha_0 = P_j Q_j - \beta_j \sum_{j=1}^n P_j Q_j \quad j = 1, 2, 3, \dots, n \quad (5)$$

$$\beta_i = \alpha_i \beta_j$$

将其转化为计量经济模型, 即:

$$C_j = \alpha_0 \beta_i \sum_{i=1}^n Y_i + \mu_j \quad i, j = 1, 2, 3, \dots, n \quad (6)$$

因此, 式(6)是我们最终对消费和收入的数据做模型进行估计时所参考的模型。另外, 对式(5)两边进行求和整理可得:

$$\sum_{j=1}^n P_j Q_j = \frac{\sum_{j=1}^n \alpha_j}{1 - \sum_{j=1}^n \beta_j} \quad j = 1, 2, 3, \dots, n \quad (7)$$

然后将式(7)代入式(5), 便可以求出每部分消费的基本消费支出即:

$$P_j Q_j = \left| a_j + \beta_j \frac{\sum_{j=1}^n \alpha_j}{1 - \sum_{j=1}^n \beta_j} \right| \quad j = 1, 2, 3, \dots, n \quad (8)$$

在假设价格不变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得出第 j 种商品或服务的收入弹性 ε_j :

$$\varepsilon_j = \beta_j \frac{\sum_{i=1}^n Y_i}{C_j} \quad i, j = 1, 2, 3, \dots, n \quad (9)$$

本文拟采用面板数据分析不同收入来源对各消费支出的影响, 因此根据式(6)我们可以构建如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C_{jit} = \beta_0 + \beta_1 Y_{1it} + \beta_2 Y_{2it} + \beta_3 Y_{3it} + \beta_4 Y_{4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0)$$

C_{jit} 表示 i 省第 t 年的农村居民 j 项人均消费; ($j=1$, 人均总消费支出; $j=2$, 人均食品支出; $j=3$, 人均衣着支出; $j=4$, 人均居住支出; $j=5$, 人均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 $j=6$, 人均交通和通讯费支出; $j=7$, 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j=8$,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j=9$, 人均服务性支出。) Y_{1it} 表示 i 省第 t 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Y_{2it} 表示 i 省第 t 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 Y_{3it} 表示 i 省第 t 年的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Y_{4it} 表示 i 省第 t 年的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 μ_i 表示不同省份的个体因素, 在固定效应中 μ_i 是常数, 而在随机效应中 μ_i 服从正态分布 $N(0, \sigma_u^2)$ 。 ε_{it} 表示没有被观测到的因素, β_i ($i=0$ 到 4) 是待估参数。

(二) 研究方法

对式(10),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 面板数据模型包含了个体、指标和时间三个方面的信息, 在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时, 如果模型形式设定不正确, 估计结果将与所要模拟的经济现实偏离甚远, 因此首先应选择合适的模型。为此我们构造统计量(在 Eviews 软件中称作冗余固定效应检验):

$$F = \frac{(S_1 - S_2) / (N - 1)}{S_2 / (NT - N - K)} \sim F(N - 1, NT - N - K) \quad (11)$$

其中 S_1 , S_2 分别表示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N 为截面个体, K 为解释变量个数, T 为时期数。如果 F 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则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反之则应选择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又进一步可分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为此我们进行 Hausman 检验, 其统计量为:

$$H = \frac{(\hat{\beta} - \hat{\beta})^2}{s_{\hat{\beta}}^2 - s^2 \hat{\beta}} \sim \chi^2(k) \tag{12}$$

其中 $\hat{\beta}$ 、 $s_{\hat{\beta}}$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和标准差,而 $\hat{\beta}$ 和 $s_{\hat{\beta}}$ 分别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系数和标准差。 k 为解释变量数。若 H 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应选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可能存在截面间异方差性和截面间的相关性造成估计结果偏差,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分别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进行估计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FGLS) 进行估计。

运用 Eviews 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通常是通过含有 Pool 对象和面板结构 (Panel) 的工作文件来实现的,但 Pool 对象一般用于截面成员较少而时期较长的“窄而长”、侧重时间序列分析的数据,而面板结构文件一般用于截面成员较多而时期较短的“宽而短”、侧重截面分析的数据。文本选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其数据均来自于 2005 -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利用

Eviews6.0 软件估计时运用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来实现是较为合适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 2004 - 2010 年我国 31 省 (市、区) 农民收入与消费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①,实证分析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总消费水平和农民分项消费水平 (包括农村居民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商品及服务八大类生活消费) 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一) 农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整体效应分析

表 2 模型选择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农民各项消费模型都在 1% 水平显著拒绝混合模型,因此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Hausman 检验则在 5% 显著水平都能拒绝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参数估计结果不同的原假设,即本文中模型都采用个体固定效应进

表 2 农民各项消费对各项收入来源的回归估计结果 (2004 - 2010)

消费 收入	消费总 支出	衣着 支出	家庭设备 支出	服务性 支出	食品 支出	居住 支出	交通通讯 支出	文教娱乐 支出	医疗保健 支出
工资性收入	0.627 *** 9.679	0.012 * 1.840	0.051 *** 7.221	0.198 *** 7.437	0.267 *** 10.883	0.169 *** 5.036	0.082 *** 6.420	0.006 0.351	0.016 1.280
家庭经营 收入	0.781 *** 15.698	0.053 *** 6.532	0.051 *** 9.437	0.229 *** 11.176	0.260 *** 13.801	0.174 *** 6.720	0.064 *** 4.589	0.061 *** 4.944	0.094 *** 9.854
财产性收入	0.916 ** 2.576	0.182 *** 5.740	0.010 0.247	0.421 *** 2.873	0.281 ** 2.086	0.021 0.113	0.148 ** 2.227	0.286 *** 3.219	0.238 *** 3.490
转移性收入	0.610 *** 4.267	0.049 *** 3.585	-0.003 -0.195	0.002 0.034	0.139 ** 2.572	0.188 ** 2.526	0.123 *** 2.972	-0.027 -0.753	0.048 * 1.834
\bar{R}^2	0.984	0.979	0.954	0.981	0.984	0.931	0.854	0.951	0.939
F 值	400.83	206.23	111.92	271.81	334.41	72.262	311.13	95.958	82.419
冗余固定 效应 F 检验	25.58 ***	30.22 ***	12.63 ***	25.73 ***	47.65 ***	19.85 ***	6.89 ***	32.09 ***	14.47 ***
Hausman 检验	18.33 ***	11.95 * *	32.29 ***	18.09 ***	14.33 ***	9.51 *	45.9 ***	46.2 ***	20.66 ***
回归模型选取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①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结构影响的总体趋势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对比,而选取相应的省际面板数据能够充分代表农民收入、消费变量的整体平均水平,符合既定研究目的的要求。

行估计效果更好。为了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计量方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 估计。F 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优良。

由表 2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农民各项收入对其总消费支出影响均显著,回归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基本维持在 50%,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家庭经营收入在各分项消费的模型中系数回归均显著,表明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其中影响系数最大的是食品支出。但财产性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更大,财产性收入对居住和家庭设备支出等耐用品消费影响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过于单一,且数额较小。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组成部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总收入中比例由 34% (2004 年) 增长到了 41. 1% (2010 年) ,模型中的工资性收入对除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外的其它分项消费影响均显著。转移性收入对衣着、食品、居住、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影响显著,这说明农民把转移性收入更倾向于首先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需求。

在农民衣食住行各基本需求消费结构模型中,除财产性收入对居住消费支出不显著外,各项收入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大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说明农民的非基本收入来源对基本消费拉动性更强,间接反映出当前农民生活改善的重心仍然为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领域。在各非基本需求消费结构模型中,服务性消费模型的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 家庭设备消费模型中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文教娱乐消费模型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系数没有通过检验; 医疗保健消费模型中,工资性收入

回归系数不显著,以上结果符合心理学中“心理账户”理论^①的解释,因为通常当收入位于某一水平之下的情况下,人们会把辛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但是如果有一笔“意外之财”,则可能很快就花掉。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其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具有暂时性、非传统收入的特征,虽然在收入构成中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在农民消费支出过程中却表现出相对宽松的状态,从而对生活消费的拉动效应就较为明显。因此,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在推动农民由衣、食、住为主要的传统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结构升级过程中,将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二) 农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区域差异分析

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不同地区农民消费支出的结构性差异。另外,由于不同地区农民的收入结构呈现出较大差异,因而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进一步将整体样本划分了东、中、西部地区进行研究,其回归结果如表 3、表 4 和表 5。表 3、表 4 和表 5 模型选择检验结果显示,除个别消费模型 5% 和 1% 水平下显著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多数消费模型选择个体随机效应。调整 R^2 值,满足面板数据的估计精度要求, F 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优良。

首先,分析各项收入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农民消费总支出的影响(参见表 3) 。截止 2010 年底,全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已经为总收入的 41%,东部发达地区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更是达到 51. 5%,远远超过全国 41% 的平均水平。从表 3 可以明显看出,东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对消费的回归系数依次降低,而转移性收入对东部农民消费总支出影响不显著。相反,中西部的转移支付收入对

① 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 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财富来源的不同将收入与支出划分成不同性质的、收入与支出相互对应的多个心理分账户,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金钱并不能容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Thaler, 1985) ,因此,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和资金支配方向(李爱梅等, 2007) 。

消费总支出均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中部地区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回归系数依次降低,西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转移新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回归系数依次降低。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非传统收入来源(财产性收

入、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更明显,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表现出明显的“心理账户”现象。因此,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各异所导致的农民收入结构显著不同,提高农民消费应优先考虑优化农民收入结构。

表 3 分地区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影响回归结果比较

消费 收入	消费总支出			衣着支出			家庭设备支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工资收入	0.81 *** (7.93)	0.77 *** (11.92)	0.81 *** (6.31)	0.04 *** (4.73)	0.02 *** (2.31)	0.07 *** (6.57)	0.04 *** (2.59)	0.08 *** (12.08)	0.09 *** (8.36)
经营收入	0.54 *** (5.92)	0.27 *** (2.61)	0.54 *** (4.92)	0.04 *** (4.99)	0.02 (1.49)	0.07 *** (8.54)	0.04 *** (3.12)	0.04 *** (3.49)	0.01 (1.23)
财产收入	0.88 * (1.76)	0.96 * (1.70)	2.05 ** (2.12)	0.20 *** (4.81)	0.19 ** (2.62)	-0.10 (0.16)	0.13 ** (2.09)	0.01 (0.22)	0.02 (0.29)
转移收入	0.15 (0.74)	2.05 *** (5.97)	1.21 *** (2.97)	-0.01 (-0.66)	0.19 *** (4.31)	0.02 (0.40)	-0.03 (-1.29)	-0.01 (-0.28)	0.09 *** (2.91)
\bar{R}^2	0.946	0.962	0.926	0.912	0.897	0.967	0.954	0.901	0.939
F	369.97	395.70	216.78	216.25	126.81	158.74	116.30	140.69	83.32
Hausman	5.94	5.38	2.21	2.28	5.93	19.86 ***	9.31 *	3.08	9.22 *
模型选择	随机	随机	随机	随机	随机	固定	固定	随机	固定

注 “*”、“**”、“***”分别表示 10%、5%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表 4 分地区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影响回归结果差异对比

消费 收入	服务性支出			食品支出			居住支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工资收入	0.32 *** (8.29)	0.25 *** (6.53)	0.32 *** (5.76)	0.24 *** (5.38)	0.37 *** (10.51)	0.38 *** (7.71)	0.21 *** (5.44)	0.23 *** (7.52)	0.04 (0.67)
经营收入	0.11 *** (3.02)	-0.03 (-0.45)	0.11 ** (2.35)	0.27 *** (6.76)	0.043 (0.86)	0.25 *** (5.88)	0.09 ** (2.61)	0.13 *** (2.77)	0.06 (1.09)
财产收入	0.33 * (1.70)	0.68 *** (2.55)	0.15 *** (3.37)	0.36 * (1.80)	0.178 (0.75)	1.26 *** (3.43)	0.11 (0.47)	0.14 (0.57)	0.25 (0.48)
转移收入	-0.25 (-0.99)	0.75 *** (4.79)	0.163 (0.97)	0.17 * (1.98)	0.58 *** (4.05)	-0.09 (-0.58)	-0.03 (0.26)	0.25 * (1.69)	1.01 *** (4.42)
\bar{R}^2	0.897	0.939	0.838	0.938	0.971	0.924	0.805	0.900	0.676
F	181.51	79.87	90.29	315.61	176.3	209.8	86.37	137.10	36.91
Hausman	5.94	11.65 **	4.68	4.51	21.4 ***	0.92	2.53	3.43	6.86
模型选择	随机	固定	随机	随机	固定	随机	随机	随机	随机

注 “*”、“**”、“***”分别表示 10%、5%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表 5 东中西部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影响回归结果差异对比

消费 收入	交通支出			文教娱乐性支出			医疗保健支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工资收入	0.10 *** (5.49)	0.04 (1.52)	0.09 *** (4.26)	0.02 (0.71)	0.00 (- 0.25)	0.03 (1.53)	0.07 *** (5.2)	0.00 (0.82)	0.138 *** (5.35)
经营收入	0.07 *** (4.34)	0.03 (0.66)	0.09 *** (5.15)	0.08 ** (2.79)	- 0.06 ** (- 2.25)	0.02 (0.96)	0.03 ** (2.53)	0.03 ** (2.41)	0.06 ** (2.56)
财产收入	0.04 (0.34)	0.11 (0.58)	0.40 ** (2.53)	0.08 (0.60)	0.43 ** (2.70)	0.34 (1.66)	0.20 ** (2.63)	0.09 (1.38)	0.50 ** (2.59)
转移收入	0.13 ** (2.66)	0.23 * (1.99)	0.02 (0.25)	0.01 (0.21)	0.35 *** (3.46)	- 0.10 (- 1.67)	- 0.06 * (- 1.99)	0.425 *** (9.29)	- 0.15 * (- 1.96)
\bar{R}^2	0.861	0.740	0.853	0.950	0.530	0.710	0.801	0.932	0.742
F	129.59	15.84	100.98	106.63	18.81	14.01	84.51	214.51	50.53
Hausman	1.35	12.65 **	4.57	20.36 ***	3.54	5.41	7.64	5.17	4.08
模型选择	随机	固定	随机	固定	随机	随机	随机	随机	随机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我们进一步分析 不同地区农民各项收入对不同消费支出的影响(参见表 3、4、5) 。对东部地区而言 除了工资性收入在文教娱乐消费模型中回归系数不显著外 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与其它生活消费支出都显著相关 且在这些系数回归显著的消费模型中工资性收入边际消费支出倾向多数大于家庭经营收入 即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更大。财产性收入与除文教娱乐和居住支出外的其它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显著相关 说明富裕发达地区的农民生活消费越来越倚重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在农民的支配去向中主要对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食品支出影响显著。

对中部地区而言: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为 33.2% (2010 年) 远远低于国家 41% 的平均水平 其工资性收入和生活服务、食品、衣着、家电、居住支出显著相关 而家庭经营收入与生活服务、食品、衣着和交通通讯支出都不相关; 中部地区农民把更多家庭经营收入都支配于居住和家庭设备等整个“家院”的消费需求上 这是典型的“心理账户”特征;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对文教娱乐和生活服务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影响 这恰恰与东部的结论相反 这也体现了农民的“心理账户”特征; 转移性收入除了家庭设备消费模型外其他各项消费模型中回归系数都显著 并且消费倾向比较大。

对西部地区而言 除了医疗保健消费模型中各项收入回归系数显著外 在其它各项消费中农民“心理账户”现象愈加明显 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支配去向主要是衣食行三项基本消费需求 财产性收入的支配去向主要是食品支出 转移性收入仅对居住支出影响显著 说明我国西部地区农民各项收入仍主要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 各分项收入与文教娱乐支出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这说明我国西部地区教育消费、享受型消费发展仍相对滞后; 总体而言 西部地区农民消费水平低 结构也并不合理 所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优化消费结构对于启动西部消费市场至关重要。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4 - 2010 年我国 31 省(市、区) 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 实证分析了收入结构对农民总消费水平和农民分项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商品及服务八大类生活消费) 的影响。研究发现: 从总体上看 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是其分项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在各模型中的边际消费支出倾向大于工资性收入 而转移性收入主要影

响的是农民的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求;东中西部地区对比结果显示,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来源和各分项消费的关系及影响力度存在显著差异,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农民的“心理账户”现象更加明显;东部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各项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工资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贡献更大,消费结构相对较为合理;中部地区的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主要用于居住、家庭设备和医疗保健支出,财产性收入主要用于文教娱乐和生活服务消费支出,这严重约束了这两项收入在其它消费项上的购买力;截至2010年底,西部农民人均收入4263.6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314元。实证结果也清楚显示西部地区农民的各项收入仍主要维持在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需求和医疗保障支出,这表明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因此,东、中、西部三地区农民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合理性依次逐渐降低,均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亟待改善。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制约了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不再仅仅是总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优化问题。因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在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更要重视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努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通过科学合理的消费性补贴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步优化,积极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升级。具体包括:(1)对全国农民来说,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首要任务仍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务农、务工收入,即保障与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总额的增长;同时还应逐渐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丰富收入来源渠道,使收入来源更

趋多元化。对于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确定农民的“三权”^①。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要根据农民消费的特点,针对性地开发适应其需求的产品,推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文化差异,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侧重点应做到因时因地制宜。切勿全国上下实行“一刀切”的政策。(2)东部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影响越来越重要,所以东部地区应首先利用沿海发达的经济圈,切实解决好农民在城市中的就业工作,保障农民一份稳定工作,稳定农民工资性收入,促进东部地区农民率先完成城乡一体化,实现由农村居民到城市居民的身份转化;对于东部农村地区消费结构来说,生活消费的商品化程度和质量较高,所以对此应重点培育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高层次消费热点,扩展消费内涵,提升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结构。(3)中部地区长期政策应着力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释放这两项收入来源在其它消费项的购买力。短期来看提高对中部地区的二次收入分配倾斜力度,是拉动中部地区农民消费的重要措施。这对于中部多数农业大省来说,即利用其自然优势,明确农民土地权益,推行土地规模化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尽早实现农业产业化,改变农业行业收入劣势。此外,促进中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首要任务就是降低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成本,必须进一步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义务教育补贴制度以及高等教育对农村优秀学生的补助力度,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形成良好的心理预期。(4)西部地区应注重同时优先奠定增收的基础和提高消费水平的基础,有效改善生产和消费基础设施条件,同时扩

^① 农民的财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即农民的“三权”。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认为,农民“三权”资产化,是解决农民创业、解决农民资金缺乏,进而解决家庭经营收入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允许农民把“三权”作为一种资产进行抵押贷款,这样农民在外地打工需要买房定居时,可以使用这笔贷款,解决面临的问题。这个想法中央目前正在研究中,这对于农民来说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此问题若能落实,那么金融资本进入农村产业化经营增收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市场化进程将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农民消费自然也会是一个大步前进的转折点。同样这项改革对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农民收入来源和生活消费市场的产品供给。因此对国定贫困县以及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县市,应尽快取消或大幅度降低地方配套比例;亦可灵活采用以劳抵资、或实物支持、自行建设等方式,或集中部分专项财政资金的增量,“每年解决一件大事”群策群力地推进这些地区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的跨跃式发展;以投资建设带动农民收入,以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 [1] 朱信凯, 骆晨. 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 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研究, 2011, (1): 140-153.
- [2] John Maynard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 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1936 26(3): 490-493.
- [3] Duesenberry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M]. Cambridge, 1949.
- [4] Modigliani F, Brumberg 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ss-Section Data [J]. In Kenneth K. Kurihara, ed.,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 [5]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J].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6] Hall R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J].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6): 971-987
- [7] Dornbusch R, Fischer S. Macroeconomics [M]. McGraw-Hill, New York, 1993.
- [8] Christopher D. Carroll, Consumption and saving [R]. Theory and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2006.
- [9] Flavin M A. the Adjustment of Consumption to Changing Expectation about Future Inco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5): 974-1009.
- [10] Campell J Y, Deaton A. Why is Consumption so Smoo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y, 1989 56(3): 357-373.
- [11] Zeldes, Stephen P. Optimal Consumption with Stochastic Income: Deviations from Certainly Equivalence [J]. Quarterly Journal Economics, 1989, 104(2): 275-298.
- [12] Pierre-André Chiappori, Rational Household Labor Supply [J]. Econometrica, 1988 56(1): 63-90.
- [13] Blundell, Richard Matyas, Laszlo. Panel data analysis: 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2 3(2): 291-299
- [14] Laurens Cherchye, Bram De Rock and Frederic Vermeulen. The Collective Model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A Nonparametric Characterization [J]. Econometrica, 2007, 75(2): 553-574.
- [15] Steven Barnett, Ray Brooks. China: Does Govern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Spending Boost Consumption [R]. IMF Working Paper, 2010, 15(2): 10-16.
- [16] Li Ting-ting, Shi Chang-liang, Zhang An-liang. Research 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in Gansu Province Based on ELES Model [J].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1 03(09).
- [17] Chun Hua He, Xiao Mei Zhang and Bing Jun Li.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ange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between Hena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10.4028/www.scientific.net/AMR. Volumes, pp. 433-440.
- [18] 范剑平, 刘国艳. 我国农村消费结构和需求热点变动趋势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1, (1): 46-52.
- [19] 李锐, 项海容. 不同类型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 (6): 9-13.
- [20] 李金昌, 奚雪霞. 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变迁实证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7): 45-51.
- [21] 蔡跃洲. 经济刺激计划与农村消费启动——基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解的实证分析 [J]. 财经研究, 2009, (7): 4-12.
- [22] 王健宇, 徐会奇. 收入性质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4): 38-47.
- [23] 祁毓. 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9): 45-56.
- [24] 葛晓麟, 郭海昕. 影响农村消费的收入结构效应分析 [J]. 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6): 88-92.
- [25] 张秋惠, 刘金星.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 1997~2007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4): 48-54.
- [26] 林文芳. 县域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分析 [J]. 统计研究, 2011 (4): 49-56.
- [27] Stone.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and Demand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to the Pattern of British Demand [J]. Economic Journal, 1954.
- [28] Thaler R. 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 [J]. Marketing Science, 1985 4(3): 199-214.
- [29] 李爱梅, 凌文铨, 方俐洛. 中国人心理账户的内隐结构 [J]. 心理学报, 2007 (4): 9-13.

(本文责编: 瑞源)